

李敖全集
23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台湾◎李敖／著

早年日记

一个预备

军官的日记下





李敖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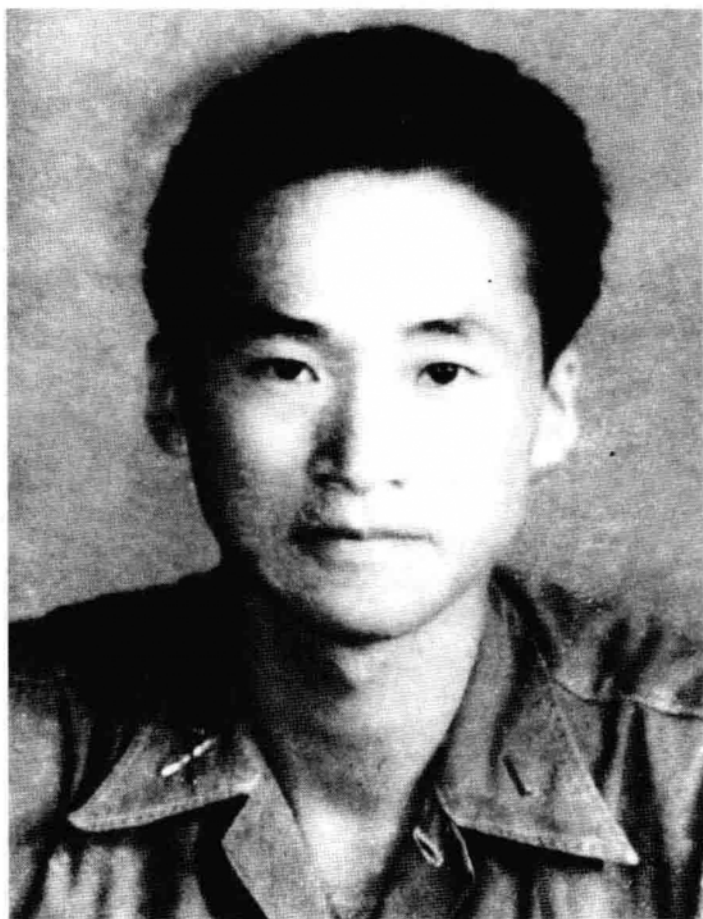
23

一个预备军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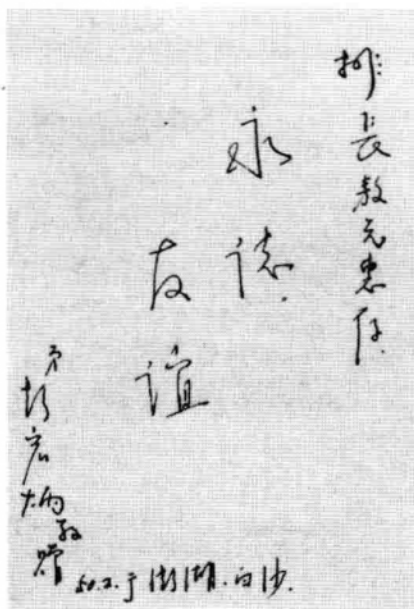
的日记（下册）



一九六一年四席小屋时代留影



在军队生活里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



“副排长”彭宏炳助我良多

一九六〇年八月

八月一日 星期一

一、台风把八月带来了！晨一时暴风雨来时，起视排中诸阿兵而后食一皮蛋睡，幻想 Rosa，睡而后醒一二次。五时前在停电中整理，看窗外摇曳的马尾松与相思树，外面是一片昏暗与灰色。七时半来电话，延期一天，又转而整理，屋内已成泽国，房顶及窗门皆漏雨。八时半一切就绪，在众人的昏睡与黯淡的光线下又展开工作（天气凉爽，倚桌坐床工作，别有一番风味）。

二、床上一仰，棉被一盖，当兵以来，从来没有这样“老子”过！

三、如果我教女中，我一定先告诉她们我有太太在 × × 市。这是一个最有味的大玩笑。——而不立刻把真相大白。

四、在众人午睡时躺在床上想：我还这么年轻，我有过许多经验，又具有着俗人所不及的许多本钱，军中的磨练——很

好的磨练——更使我在刻苦与意志上面有了极大的进步,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,我明显地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,他们都是昏睡的人群,他们是真正的弱者,他们只有些原始的力量、专科知识的力量,而我呢,既非粗犷的男人,亦非坐井的学人,我是真正的一个万千人中的有大办法大抱负的人,以我的年龄才具与性格,我决心放弃了在我里面那些无为的、缩头的、重视爱情的“陈彦增的毒素”,我决心只给我自己一条路走,就是要好好把我锻炼成新时代的英雄人物,锤成一条“坚强得可怕”的铁汉。

沉沉一片力

亦侠亦温文

霸气与野心是我指给自己的一条新道路——一条唯一的新道路,这是我在军中的一个转变——放弃了“陈彦增式的老路”,在外表上也做了一个汲汲求名勃勃好功的人物了(暴雨中写竟)。

五、还有七个月的军旅生涯,我要趁这个好机会,再锤炼一阵。

(一)刻苦——能吃往年所不能吃的一切“苦”,而不以为苦。

(二)意志——阳刚的锤炼。

(三)沉潜

(四)体魄

在艰苦的背景中来完成这四点成绩是最有效的,我不要错失这好机会,永难再来的好机会。

六、对性的方面,我并不专以发泄、阴柔、智者的心胸与看破来解决,我要把意志的力量放进来,此后占一个大成分。

七、晚又被抓公差写英文名牌,边写边读,读书兴味极炽。十余人不断在桌旁围吵,而我仍读了不少书。一个有成绩有进境的一天。

八月二日 星期二

一、阴雨中醒来,黑暗中集合,出营门大风雨,冒风雨行军甚速,过新化转双兴里,北过西势村、新竹村、大弯、妈祖庙,抵归仁时已中午,疲劳不堪,脚痛而落伍,躺在教室的讲台上,喝了一口周排长送来的酒。下午改坐四分之三炮车,雨中浑身里外皆湿,为了等部队,车边走边停,我感到很冷,用毛巾围在脖子上稍御寒,甚苦恼。傍晚抵阿莲,又看到我所喜欢的大岗山。今日我行三十八里,夜在阿莲教室外扭干衣服,阿兵让出水泥讲台给我睡,被也湿了,勉强架起蚊帐,天黑即眠。二三小时后,吴照把讲台一撞,头顶架蚊帐的抬七五炮大竹杠掉下来,打了头一记。

二、半夜醒来,一片漆黑,浑身酸痛,水门汀愈睡愈凉,张永亭臭脚伸过来,一夜蹬我好几次。

八月三日 星期三

一、梦到君若结婚,我仿佛在柜中看四镜框,皆昔日我送之者,有给君若、给“提若”等字样,此梦极清晰,凌晨醒转,黑暗中极令我闷闷,甚有动于衷。晨起自阿莲出发途中,望二层

行溪水，乃成残句——

南雄桥水映凝晖，
阿莲梦里寄余灰。

二、行抵田中村，向楠子坑攻击，以通讯不灵，为高兴记所误，致为人误会炮排又第二次打冲锋——又背“黑锅”，实在气人，与连长书面会谈，否认“闷声不响”，连长来条如下：

李排长：

贵排今天又错了！既不与连联络，又擅自行动。连在后面（整个队伍）等你们半个小时，到处派人找。你们却闷声不响走了，太不该！

以后请你与连切取联络为要（用三〇〇最好。你自己用，高兴记太笨！）

勤 〇八〇三

部队来时皆望我微笑，熟知底蕴也耶？军复北进，次深坑村，途中卖菠萝者过，两行队伍一直望之。在深坑村集结，坐在竹上，把绑腿鞋袜穷晒一阵，看小女孩编草帽，其熟练程度甚惊人，我也编一阵，画虎矣。小女孩大花头发，极富表情、美丽，憨态十足，很少看到这样可爱的女孩子，而草帽一个只卖七角，实在可怜可怜，民间疾苦只有如此深入观察，方可得之。逗小女孩子及小男孩子们。

三、下午赴关庙观地形，转赴东势村，夜宿东势国校。大便干燥。搭四桌而眠。与连长把话讲开。索了一点水。今日

行约九千米。

八月四日 星期四

一、晨睡起腰酸背痛。黑暗中行抵关庙北边，大骂高兴记一次，可算是当官以来第一次大吵，解散炮一班为其背三〇〇，晨雾中拂晓攻击，我身兼排附及六〇组长，过许县溪，菊生欲负我，我却之，毅然下水，水深及膝，连过三河，在烂泥中摔一跤，枪端撞我右下颚，痛不可言。在菠萝地中行进，刺腿之至。看四二射击及战车冲锋，攻下虎山(〇·七八)后东转直达埤子头，在埤子头警所中午饭，看阿兵们买菠萝实在很想吃，可是身上一文不名(仅余六十三元于前晚请客了)，又以不愿身蹈军纪故也。阿兵送菠萝给我，我亦拒之。午饭后鞋袜尚未晒干，正边晒边读书之际，又复出发！转赴双兴里，途中小憩，吴信忠言其当兵十八年，今年已四十，日觉体力不支。在双兴里小憩，再晒鞋袜，未几又上车去新化农职接受命令。大便仍少，在校中洗头手，写日记，躺在水泥台上小眠，蚊子甚多，又苦牙病，颚痛。

二、夜间攻击一四〇，以守六〇炮，少走一些，穷坐一阵，左耳听三〇〇，右耳听五三六，由于孙起祥通讯错误，连长又第三次“找炮排”，今日误会尚小，解释清楚，晚私放高兴记及张源益归。

三、返荪拔林途中甚艰苦，我虽已练习得相当能走路，可是仍累得很，十二时抵家，喝甜稀饭一碗，无水，只好把没洗的旧裤来换湿衣裤，躺在床上大舒服，洗澡真奢侈也。

四、今日行至少两万一千米，中经山路及植物丛，许多路本属汽车“机动”，可是为与九三师比赛“谁的汽油省得多”，故

用足下“机动”了，副团长说“如散步一般，很轻松”——哈哈。

八月五日 星期五

一、我再也不把女人看得那么重！把爱情看得那么重！

二、抓了赵金魁们公差，给我擦锈枪，“公差抓到组长头上去了！”

三、尔昭被他们连长打了好多耳光。——唉！

四、善培信：“佛教界人士今午在善导寺太虚图书馆开会，向胡适的那篇‘中国文化……’开炮。”人需要这么做才行；千夫指，何伤乎！

五、剪报“名人名句”三则：

美国故罗斯福总统长子杰姆士，以加州代表身份参加民主党洛杉矶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，有人问他：设若他的父亲仍然健在的话，他老人家将为民主党做些什么？杰姆士回答：“他不可能参加这次大会。因为他知道每一代表必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，选择他们的向导。”——这是何等进步的观念！岂是讲“孝道”的民族所能企及的！

有人问及戴高乐在他退休后有什么方法使法国继续繁荣时，他说：“先生，将来另找一位戴高乐就是。”——自负而辞巧。

硕果仅存之“世界心理学三巨头”之一的英国杰格博士，在其八十五寿辰前夕，接见记者，谈话中他曾提及有

关快乐的问题,他说:“一年里有多少个白天,也就有多少个黑夜,两者所占的时间也是相等的。快乐的生活要有黑暗来度量,快乐若无悲伤来对照,也将失去它的意义。最好的对事方法是泰然处之。”——这可说是一种“陪衬论”,这是我今天读了此段所引起的感想和收割,上帝为了陪衬(衬出)自己的伟大都要故意造出魔鬼,我自然也不必例外,当然我也不必刻意去求造艰苦那一面,但是,命运既然安排我许多遭遇,我就要“泰然处之”,带着一片“沉着的勇气”去迎接它!现在姑且说是“黑暗”和“悲伤”的一段日子,它是必要的,因为只有炼狱底下我才能锻得千锤百炼,才能更对天堂有所认识,才能有更进一步的苦斗与不屈。所以我很快乐地接受环境给我的一切苦难——像一个英雄,也像一个斗士。

六、夜与副座、指座、阿周合吃拼盘火锅及酒等以过瘾。

七、接马戈一信:

情之为物,为汹涌急川,暴烈狂风,当者无不披靡。

八、功来信祝“多生花柳病”。英善婚事是骗我的。

九、玉森来信问退伍后“是否想当学阀”。

十、今日整理,花了不少时间。

八月六日 星期六

一、一起就带手枪去知母义,在福利站吃早饭,尔昭为我找豆浆来,我连请客共花九元五角,一上午在听“营坚固阵地

攻击”沙盘推演，颇获军事常识，看大官们出洋相，窘态可掬。我之好战心理甚浓。午后集结地区，坐于水坝上，并跑到山顶菠萝地中大拉野屎，迎风而拉，甚多甚痛快。傍晚自阵地接命令归，大食菠萝，晚又在福利站请连长副连长喝鲜泡汽水，夜宿第一连一排长床上。

二、五十一团副团长告我七五炮之选择位置与实用位置。

八月七日 星期日

一、八七水灾一周年，如在眼前。

二、晨起赴知义里五二高地，八时正开始营坚固阵地攻击，通讯又不灵，幸副座做主，乃先“擅”变阵地，一切顺利，七五射八发，六〇射十发，今日正式在山巅领略到战争的味儿，这些是在步校绝对学不到的。一未爆之手榴弹，我立牌以示警。十一时归知母义，去营房时一时半矣，今日行约一万一二千米。不算太累。

三、沿途打招呼归来，金海说我在此师识人竟如此之多。

四、报上救国团暑期中训练如火如荼，极一时之盛。文史组杨绍震等等，这些伪学人！

五、连长说：“贵排今天表现得好！”

六、彦增信：“以前种种可能已死于昨日。”令我稍放心。

七、宏谋信，言王培荣告褚瑞华，我已去前线，马路新闻，真怪。

八、唐僧都经八十一难方证果，何况老夫？

八月八日 星期一

一、连长说我是他所见最有办法的学士。“你这个学士是

真正刮刮叫的学士。”

二、给英善二页信。彦增二页信。鼓应一页：

这次你考研究所情形如何？人事可尽，唯不必如漆园之刻意也。

三、也许我离女人愈远，我愈不需要——不再需要——她，愈讨厌她，平静与孤单，是我最好的伴儿。

四、一直等到中午才发薪，阿周与士官长送来标会费各三〇〇元，与连长偕出，先取得毓刚欠资片，已于上月三十日抵金。抵台南我未看电影，嫌误时多也。我逛了一下午的街，钢笔、手表、眼镜及牙膏等事皆未办，反倒很高兴地花了七十元买了一巨册 The American College Dictionary 于台南书局，又买乌龙水一支，十一元，背心三件，三十六元，彩笔一盒六支七元，笔记本一本六元，日记本一本四·五元，鞋垫三元，袜子二双，二十元，Lamvite 一瓶二十七元。晚饭于吴抄手。磅体重，勉强达五十六公斤，连长讶我之轻，不知以我体力当此训练良非易也，吾之毅力有以致之。夜坐十点二十车抵新化，雇车不到，浑身大湿，正拟在 TAXI 中过夜之际，忽遇到营部车，得达营房，浑身水湿透，冷极，为之伤风。右手为电所击。

五、今日最高兴的是买了这本字典。

八月九日 星期二

一、昨晚风雨甚剧，穿新内衣裤睡，很舒服。

二、镜昌来，借去二〇〇，连长言我人缘之好。

三、昨日把三个月的薪水花掉一半（包括还债）。

四、午行政官请火锅。

五、给新汉一片,今日报载大理街有水患。

六、又“办货”,肥皂草纸花三十余元。

七、下午四时出发,开始营教练的第二个课目,“消耗持久战”。沿潭顶、大社转赴纵贯道,过小新营,越制糖用铁路,宿茄拔国民学校,沿途风景不错。以皮鞋多了一副垫子,又用新袜子,走起来很舒服。黄桂佩服我穿皮鞋走路。八时后即睡,教室甚好,有小风琴,为按数键。今日行一万一千米。

八月十日 星期三

一、未明即起,一切就绪天始发白,伏在小朋友矮桌上写日记,一会儿又要出发了。

二、随身携带的英文改为袖珍字典,昨日路旁两次休息,皆立刻拿出,画出两页,兴趣甚盎。

三、出发前写一诗——

茄拔转眼变茄拔,
汉子千条无奇侠,
行军本是家常饭,
纵贯道上做井蛙。

四、一出发即遇雨,裤鞋湿,行十二里抵官田山边,途经曾文溪桥,看雨中孤舟蓑笠渔人。在接受命令时涉深泥深水而过,横渡甘蔗林,甚勇迈。大雨及奔走使浑身湿处颇多,在田中跑来跑去,近午来一切就绪,苦雨。午饭后躲在小村房中,扭干湿衣袜,又拉野屎。晚晴,晒脚,脚白青色,皱如死人的,